

无定预期的反意外:以追补性推理构式为例*

陈禹 陈甜歌

提要 追补性推理构式在国内外学界受到广泛重视。鉴于追补性推理构式的推理结构比较特殊,相关研究多从语用量级模型或解-反预期模型展开,但两者都存在可继续深化细化的余地。通过调查极性分布上的差异性,我们发现追补性推理构式存在典型与不典型成员之分,而在语义结构与语用机制的分析中,自明性的彰显与信据力的提升是重要的内在驱动,而两者的实现诉诸无定预期的反意外表达,该手段亦是使用追补性推理构式的充要条件。

关键词 追补性推理构式 无定预期 反意外 自明性 信据力

1. 引言

现代汉语中有一类构式,往往出现在后置小句,追补一个推理意义。比如:

(1) 有的人连电影都不看,更别说了。(严歌苓《寄居者》)

例(1)中“更别说了”不能简单还原成构件意义的加合,应认定为一个构式。“有的人连电影都不看”足以构成一个完整的句子,“更别说了”引导的成分后附于这个句子,是对“有的人”进行追补说明,这反映出该构式具有追补性,追补构式在语法和语义上都不具有强制性。此外,构式后接成分“读书”本身的表意并不完整,需要通过前接小句进行推理,将之解读为“那些人读书”。可见,该构式具有推理性。

与“更别说了”类似的还有“更别提、更不用说、更不用提、何况、遑论”等等,我们可以把它们归入同一类型,称作追补性推理构式。现代英语中也有追补性推理构式,比如“not to mention”“much less”“still more”等等,尤其是“let alone”,作为习语构式的经典案例“XAY, let alone B”被众多国外语言学家所关注(Fillmore 等, 1988; Traugott, 1995; Israel, 2001; Verhagen, 2005; Toosarvandani, 2009; Cappelle 等, 2015; Neels, 2020),他们聚焦于构式规约意义的来源,方法论上多采用语用量级模型(scalar model),该模型具有一定的解释力,但是操作较为繁琐,认知加工量大,无法很好对应实际使用中的便捷直观。

国内学者亦将语用量级模型引入到“更别说了、更别提、更不用说、更不用提”的研究当中(张滢, 2010a、2010b; 肖任飞、张芳, 2014),发现前置小句往往包含“连……都/也”结构,这是汉语追补性推理构式的一大特点。“何况”的研究也涉及量级模型(陆方喆、李晓琪, 2013),但还有演化路径的思考(李宗江, 2014; 陈满华, 2022)以及语用衍推的解释(周莉, 2017),理论进

* 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现代汉语反意外标记的语用功能及其演化机制研究”(21CYY029)的阶段性成果。感谢审稿专家提出的宝贵意见。文中舛误概由作者负责。

展主要体现在将构式主观性细化为解-反预期。关于“遑论”的专门研究较少,现有研究主要是从量级与演化两个层面进行探讨(赵彧,2016),明确指出其具有否定倾向性。

国内外有关追补性推理构式的已有研究大大加深了我们对于这类语言现象乃至构式理论的理解。不过仍然存在探索的空间,比方说:1)追补性推理构式是否都具有否定倾向性?肯定或者否定倾向主要受到什么因素的影响?2)追补性推理构式的语义结构如何清楚离析?其语用功能是否有办法准确获得?3)追补性推理构式的语义-语用特征究竟跟语用量级和解-反预期是什么关系?说话人运用该构式的充分必要条件是什么?

2. 追补性推理构式的否定倾向性

语料库调查的结果表明,追补性推理构式具有否定倾向的说法貌似存疑,因为以上所有追补性推理构式的成员都有肯定的用例。比如:

- (2) 她们的对手实在是太多了。更别说年轻漂亮的新对手每天都在成批地涌现!(麦敏《美丽的战争》)
- (3) 本不想要你生孩子,生孩子多苦呀,疼在你身上,他们就知道高兴。更别提以后带的艰难了。(六六《双面胶》)
- (4) 现在连长的知识要求比过去多得多,更不用说连以上的干部了。(邓小平《军队整顿的任务》)
- (5) 继承《现代评论》的《新月》派人员也是如此,方令孺、林徽因等,所作所为,大家也是知道的,更不用提闹一多了。(卞之琳《星水微茫忆〈水星〉》)
- (6) 智者千虑尚且难免一失,何况当年我只是个小孩子。(王小波《沉默的大多数》)
- (7) 我说是暂时,因为这方面的那股“话的力量”说不定还在大大地积蓄着,等待着爆炸呢——遑论其他!(王蒙《从“话的力量”到“不争论”》)

以上例句的追补性推理构式的肯定意义都是继承被追补的前小句的部分内容,但是可以看到被追补的内容非常复杂多变,这说明追补性推理构式前后小句具有很强的语用推理性。

不过,反例只能说明追补性推理构式不绝对是否定性的,要确定是否具有否定倾向,还要再在语料库中进行考察。我们在 CCL 语料库中逐个调查“更别说”“更别提”“更不用说”“更不用提”“遑论”“何况”后小句的肯否极性^①。如图 1 所示(左边柱为否定用例,右边为肯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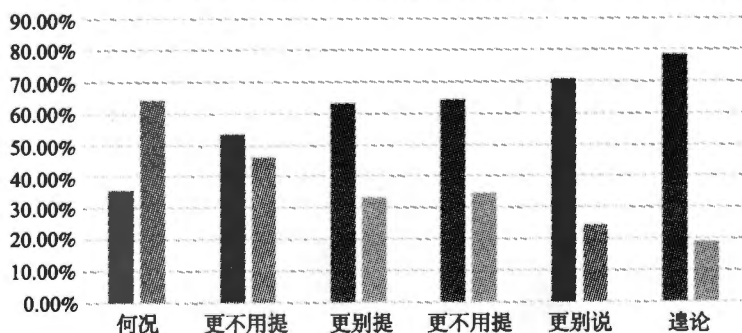


图 1 追补性推理构式的极性占比

“何况”的否定用例仅占 35.6%，“遑论”的否定用例高达 78.6%。相比之下，“更不用说”“更别提”“更不用说”“更不用提”的否定用例分别是 53.7%、63.3%、64.5%、70.7%，形成近似在

^① 除去不合要求的用例,样本量分别是 249 例、177 例、391 例、41 例、196 例、500 例,我们进行了穷尽式调查,唯独“何况”因为语料库总量太大,随机抽样了 500 例。语料中存在少数疑问句,不算在肯否定之列。

“何况”与“遑论”之间的极性连续统。总体上,“遑论”是追补性推理构式中可以认为具有明显的否定倾向性的,而“何况”不应该看作具有否定倾向性。那么,同样是表示追补性推理,“遑论”与“何况”何以展现出如此鲜明的差异?

我们注意到,两者使用度的明显差异。“遑论”与“何况”在 CCL 语料库中的用例比例约为 1:36,而在 BCC 语料库,文学、报刊、对话三个子库中的比例各约为 1:155,1:18 与 1:241。“遑论”的使用度远远低于“何况”,并且在口语中的差距比书面语更为明显。语言演化中使用度越高的成分,其功能的变异度也会随之提高(Traugott 和 Trousdale, 2013:17-19)。“何况”的使用度更高,更可能发生变异,从而突破一般使用度追补性推理构式的否定倾向。相反,“遑论”因为文言色彩浓重,多出现于正式书面语篇之中,少见於日常交际口语,影响其使用度,因固化而保守(conservatism via entrenchment; Goldberg, 2019:76-77),从而维持典型的否定倾向性。只是这又引发新的问题:为什么对于追补性推理构式,偏典型的“遑论”会产生否定倾向性?追补性推理跟否定的相通性究竟在哪里?

有必要先理清“遑论”与“何况”在追补性推理中的区别。在很多用例中,两者可以互换。要作出区别,需要聚焦于两者无法互换的用例,比如以下两例:

(8) 有结果的事还来不及做,何况(/*遑论)没结果的事。(严歌苓《寄居者》)

(9) 杀父之仇,不共戴天,遑论(/*何况)共处于同一张屋檐底下!(琼瑶《鬼丈夫》)

例(8)中“何况”不能换成“遑论”,因为句子的意思是“有结果的事”,在说话人看来,“来得及做”的可能性大,“没结果的事”“来得及做”的可能性小,可能性大的事都做不到,可能性小的事更做不到,所以用“何况”是从大概率事件向小概率事件推理,其中前提并不蕴涵结论,是或然性推理,此处不能用“遑论”。例(9)中“遑论”不能换成“何况”,因为句子的意思是“杀父之仇”,连在同一片天空下都不可能,“共处于同一张屋檐下”可能性为零,所以用“遑论”时,前提蕴涵了结论,是必然性推理,此处不能用“何况”。如果既可以解读为或然性推理,又可以解读为必然性推理,则两者皆可。比如:

(10) 这年头,会考成绩不怎么样的话,连找间好的预科学校攻读也难,遑论(/何况)升大学的机会。(梁凤仪《激情三百日》)

(11) 连你妈都被他打动了心,何况(/遑论)一个反复无常的江任保。(冯德英《迎春花》)

那么,为什么“遑论”是必然性推理,就会倾向否定;“何况”是或然性推理,就不倾向否定呢?这跟人类认知的习惯息息相关,当人进行推理时,一般情况是根据条件作出一个未然事件的判断。考察未然事件的否定,比如“明天不可能下雨”,未然事件“明天下雨”的否定是说话人 100%相信的,是必然性推理。反之,考察未然事件的肯定,比如“明天可能下雨”,未然事件“明天下雨”的肯定,则未必是 100%的信念,是或然性推理^②。出于以上认知习惯,“遑论”的否定倾向性,来源于必然性推理更倾向产生否定性结论,或者说否定性结论更容易实现必然性推理。“何况”浮现或然性推理的用法,也就没有那么依赖否定性结论的这种效果。简言之,必然性推理与未然否定的关系更紧密,或然性推理与未然肯定的关系更紧密。

很多学者注意到“何况”逐渐分化成“何况₁”与“何况₂”两种类型(吕叔湘,1999:264-265;陆方喆、李晓琪,2013;周莉,2017)。“何况₁”属于追补性推理构式,可以把前后小句还原为

^② 可以用回应测试来证明未然否定更习惯必然性,比如“明天肯定不下雨”,可以用“有多肯定呢?”回应质疑其必然性,而“明天不可能下雨”,不能用“有多不可能呢?”回应质疑。

“尚且……何况……”的对子。“何况₂”不属于追补性推理构式,无法还原成以上对子,但“何况”可以替换成“况且”或“而且”。“何况₂”表现出一种纯然的递进关系。比如:

(12) 父亲生前很喜欢他,一再关照姐姐要多照顾他,何况姐姐也有这个能力。(周而复《上海的早晨》)

上例中“何况”可以直接换成“况且”或“而且”,不再能当作推理的结论,而只是陈述更进一步的理由。“何况”的这种分化是高使用度的结果,同时也会造成一定的后果,就是“何况₂”对“何况₁”表追补推理的用法造成影响,即出现兼具表推理与表递进的用例。比如:

(13) 在窘急中她想:什么事都不应当隐瞒自己的爱人,何况这是正大光明的事。(杨沫《青春之歌》)

例(13)既可解读为推理,亦可解读为递进。因此,“何况₁”与“何况₂”的分布会出现交叉,从表推理的“何况₁”的视角出发,相当于用法中渗透了递进的要素,而我们知道递进对肯定与否定没有显著倾向。这说明:追补性推理构式的其他类型特征也会对自身特征造成影响。相比较而言,“遑论”未出现类型分化,作为追补性推理构式的类型特征更为纯粹。

小结一下本节内容,我们认为典型的追补性推理构式具有一定否定倾向性,主要因为追补性推理构式体现的是说话人的一种必然性推理,其结论蕴涵于前提之中,以“遑论”最为典型。“何况”是较为不典型的成员,原因在于一方面高使用度带来或然性推理的接受度提高,另一方面其分化出表递进的类型特征,对原有特征造成影响,两者共同提升了肯定用法的适应性。

3. 追补性推理构式的语义结构与语用功能

讨论了肯否定倾向偏于极端的“遑论”“何况”,我们再观察“更别说”“更别提”“更不用说”“更不用提”,它们的格式较有规律,都是由“更”+否定标记(+“用”)+言说类动词组合而成。四者所紧跟的成分,句末多有一个“了”。语料样本中,“更别说”所在小句句末出现“了”的比例高达74.3%，“更别提”有74%，“更不用说”是65.5%；“更不用提”也有65.9%。反而“遑论”与“何况”句末是“了”的比例分别只有20.4%与4.4%，差别非常明显。

为什么“更别说、更别提、更不用说、更不用提”后接小句句末容易出现“了”？首先，这个“了”的层次往往跟后接小句不在同一层次。张伯江(2021)指出可以通过易位法测试出复杂结构整合前的形态。我们借助易位法，观察“了”的结构归属。比如：

(14) 没人能像打字机一笔写对所有中国字，更别说像它那么工整了。(王朔《看上去很美》)

[易位:像它那么工整,(就)更别说了]

(15) 在那样的情况下,我想你是没有什么机会开口道歉的,更别提解释了。(琼瑶《鬼丈夫》)

[易位:解释,(就)更别提了]

(16) 他们宁可毁于火,毁于兵,不肯轻易示人,更不用说借出了。(冯英子《书门退思》)

[易位:借出,(就)更不用说了]

(17) 添了新伤,见不得生水,洗脸都成问题,更不用提洗手了。(陆步轩《屠夫看世界》)

[易位:洗手,(就)更不用提了]

通过测试可以发现:第一,“了”跟追补性推理构式的关系更为紧密,而后接的短语不跟“了”直接发生语义关系;第二,易位之后,添加一个“就”更为合适,因而“追补性推理构式+后接短语+了”跟前面相关小句的语义关系,可以看作一组“前提+推论”的配对,表示的意思是“既然命题X为真,命题Y就一定为真”;第三,以上四个追补性推理构式的整合度低,语义透明度高,意思都是“言说是不必要的”,即,命题Y的真值不仅为真,且这个推论不言而喻。

上述第一点涉及肖治野、沈家煊(2009)“了₂”的三域学说,他们认为句末的“了₂”不仅可以解释为行域(客观情况)与知域(主观推论)的新情况出现,也可以是言域的新情况出现,也

就是标识某种新的言语行为。上述第二点,说明这种新的言语行为就是一种“声称”,即根据前文理由,声称一个推论出的判断。声称的内容除后接命题的内容之外,更重要的是传达一种不言而喻的语气,具有自明性(self-evidence)。

陈禹(2021c)提出自明性应从不可虚假性与不可论证性两个角度进行测试,并以此论证副词“毕竟”的自明性。所谓不可虚假性,就是带有自明性语气的命题的真值不能够被说话人取消,而没有自明性语气的命题,我们可以用追补小句取消其原有真值。

(18) 我一点也不相信这个原子弹的消息,当然我可能错了。(曹天元《上帝掷骰子吗》)

但有自明性语气的命题,比如加上副词“毕竟”就无法通过以上不可虚假性测试:

(19) *毕竟我一点也不相信这个原子弹的消息,当然我可能错了。③

而对于追补性推理构式自明性的论证,也可以运用不可虚假性测试,只是需要注意的是,只有追补性推理构式所呈现的信息是不可虚假的,而前提论断的信息是可以虚假的。比如:

(20) 我一点也不相信这个原子弹的消息,更别提氢弹的消息了,当然关于原子弹的消息我可能错了。

*我一点也不相信这个原子弹的消息,更别提氢弹的消息了,当然关于氢弹的消息我可能错了。

所谓不可论证性,就是带有自明性语气的命题,不可以继续追溯原因,因为不言而喻具有基础性和常识性,需要解释原因的事物不具有基础性和常识性。类似于不可虚假性测试,先测试不具有自明性的命题,还是用追补小句,增加一个释因项。即:

(21) 我不想等待,因为这样会失去出其不意的效果。(沈永兴、朱贵生《二战全景纪实》)

测试自明性命题,无法继续释因。比如:

(22) *毕竟我不想等待,因为这样会失去出其不意的效果。

测试追补性推理构式,值得注意的是前提小句可以通过,但推理小句无法通过。比如:

(23) a. 我不想等待,更别说久等,因为等待会失去出其不意的效果。

b. *我不想等待,更别说久等,因为久等会失去出其不意的效果。

追补性推理构式既不可虚假,又不可论证,因此具有自明性。这种自明性跟“更别说”“更别提”“更不用说”“更不用提”的原有语义关系密切,四个构式的凝固化程度明显偏低,可以看作处于构式竞争④的共存变体,语义透明度高,都带有“不需要继续言说后接短语的相关内容”之意,而之所以“不需要继续言说”,是因为前接小句给出的信息,已经超过“后接短语的相关内容”所需要的信息。这种信息超量的一个旁证就是:在篇章中,越是已知信息,其语言编码就越趋于简单(方梅,2005),而追补性推理构式后接成分几乎很难找到完整小句,而且大量出现单个光杆名词或光杆动词,如例(5)与例(15),说明这些内容都应为已知信息。

信息超量的根本原因是在说话人看来,追补性推理构式的运作诉诸一个无定预期,而后接小句完全落入到这个预期之中。强星娜(2020)将特定预期与无定预期相对立,并发现反预期副词“竟然”“偏偏”存在如下对立:

(24) a. 老王天天虔诚烧香,祈求生个女孩,后来老婆竟然真生了个女孩/*竟然生了个男孩。

b. 老王天天虔诚烧香,祈求生个女孩,后来老婆*偏偏真生了个女孩/偏偏生了个男孩。

(引自强星娜,2020)

但例(24)在“竟然”和“偏偏”的对比之中,副词“真”的作用非常重要,这表明该对立并非

③ 符号#代表语用不适。

④ 构式竞争(construction competition)的基本内涵包括在历时演化当中分享相同或者近似功能的多个构式在使用度上的消长过程。

最小对比对^⑤。“真”具有加强肯定的作用(吕叔湘,1999:668),凸显所在小句的命题真值,正是这种真值的凸显与前句事件所牵涉的社会常理“个人祈求不会决定生女或生男”相矛盾。所以要形成最小对比对,可以把“竟然”换成“竟果然”。比如:

(25) a. 老王天天虔诚烧香,祈求生个女孩,后来老婆**竟果然**生了个女孩/**竟果然**生了个男孩。

b. 老王天天虔诚烧香,祈求生个女孩,后来老婆**偏偏**生了个女孩/**偏偏**生了个男孩。

以上对立之所以出现,是因为“竟果然”所反的预期是社会常理,社会常理是无定预期,无定预期描述一般与普遍的预期,最典型的普遍预期就是社会常理。相对应的,“偏偏”所反的预期是“祈求生个女孩”这样的特定事件,属于特定预期,特定预期描述特定事件产生的预期(陈禹、陈晨,2022)。追补性推理构式反映的正是无定预期的合预期,因为无定预期是一般与普遍的,这意味着无定预期的合预期,在听话人看来也是听话人完全知晓的,信息内容是不言自明的;而把众所周知的常理点明,也就超过了交际所需的信息量,所以信息是超量的。

既然不言自明且信息超量,那说话人为什么还要说呢?由于合预期反映的是大概率发生的事件,所以合预期都可以还原为一组因果复句(陈振宇,2020:252)。例如“下雨地上会湿”是合预期的,可还原为“因为下雨,所以地上会湿”,因为因果关系也是一种大概率关系。追补性推理构式也是一种合预期,那么照理也可还原成因果复句,像例(1)“有的人连电影都不看,更别说读书了”,还原为“因为有的人连电影都不看,所以他们不读书”,说话人是希望通过前小句的事件,得到后小句的结论,但如果采用因果复句,信据力(argumentative strength)是不足的,所谓信据力的本质就是说话人为其观点提供充足理由的强度(完权,2018;石飞,2019)。如果说说话人意欲提高其观点的信据力,一种手段就是借助无定预期的自明性,同时无定预期又具有一定的灵活性,其所对应的社会常理可以截然相反(强星娜,2020),例如“百善孝为先”与“忠孝不能两全”都是社会常理,但又互相矛盾。自明性既不可虚假又不可论证,可制造信据力所需的充分理由度;灵活性又能很好地服务于说话人的交际目的。因此,利用追补性推理构式陈述的推理,不仅有传达信息的概念功能,而且有提升信据力的人际功能。

追补性推理构式的人际功能表明:说话人观点的确立,不是通过语义手段,而是通过语用手段达到的,那么这种合预期,其实不是证据充分、逻辑严密的合预期,而是借助说话人信念中的无定预期,从而逃避论证义务的合预期。其实质是:在“X+追补性推理构式+Y”中,从X推理得到Y是不言自明的道理,暗示如果听话人产生任何意外都是不合理的,因此Y的成立是毫不意外的,是完全落入预期的,是有充分理由的。另外,Y的语言编码简化,“了₂”的出现,都是在配合把Y塑造成已知信息与声称行为,两者协同把认知负担转嫁给听话人。由此可知,追补性推理构式的合预期是一种语用效果,而达成该效果的手段是反意外。反意外是说话人认为所言命题或不应该、或不可能致使意外的产生,其人际功能远强于其概念功能,包括:1)提高说话人自己的认识权威性;2)降低所言信息的信息价值;3)平抑陈述内容的态度情绪(陈禹,2018,2021a,2021b)。需要注意的是,反意外不是反对某种已确立的意外,而是对于意外的逆反,是意外的镜像反面,如黑与白、始与终的关系。正常情况下,合预期信息完全在说话人预料之中,因为说话人先已知晓、早有准备,会相伴产生反意外表达;但说话人可以利用合预期信息与反意外语气的共现惯性,以反意外手段压制(coerce)语境,从而呈现出合预期的效果。确切而言,追补性推理构式的语用核心是基于无定预期的反意外表达。

⑤ 感谢匿名审稿专家敏锐地指出这一点。

本节从追补性推理构式的语义结构谈起,发现常出现句末的“了”跟命题关系不大,而跟构式应当归入同一层次,表达言语行为“声称”,而所声称的是命题的自明性,此自明性发挥作用高度依赖无定预期,声称自明性的直接目的是提高话语的信据力,表面上信据力的提高是受无定预期的合预期影响,但本质上是借助反意外营造出合预期的语用效果。

4. 解-反预期模型与语用量级模型的解释力

已有文献对于追补性推理构式最经典的解释模型是解-反预期和语用量级,但我们有必要把研究范围聚焦在功能最为典型、同时也是构式化程度最高的“遑论”之上,尽可能降低变异类型与低整合度造成的干扰,着重审视两模型的解释力。

袁毓林(2012:198-199)提出解-反预期理论模型,定义是“用一个极端反预期的事情来衬托一个不太极端的事情,从而达到表示不足为奇、不在话下的表达效果”,该定义可以分为三个层次:1)极端反预期信息作为衬托项;2)常规信息作为被衬托项;3)语用效果是表现常规信息的信息价值轻微。可以发现,前两层次跟追补性推理构式“X+追补性推理构式+Y”几乎如出一辙,第三层次的信息价值轻微更是追补性推理构式最为显著的语用特征。从内涵上看,该模型具有非常高的契合度;从外延上看,袁文所使用的例子就是一个整合前的追补性推理构式:

(26) 连李县长那样的好人都要受罪,那咱们就更别提了。(袁毓林,2012:198)

无怪乎陆方喆、李晓琪(2013)用解-反预期诠释“何况”的主观性:极端事实已经发生,不极端的情况也就理所应当。不过,“遑论”却可允准不极端的衬托项。比如:

(27) 同为 *métaphore*, 一经翻译,意义即已晦涩,遑论情趣。(傅雷《论翻译书》)

另外,也有被衬托项相对于衬托项并不那么理所应当的。比如:

(28) 美国人从不允许将纪念故人的园地用作它途,更遑论华工亡灵曾经遭受过歧视和侮辱。(田涛《寻找在美华人先民遗骨》)

究其原因,解-反预期理论的提出主要是为了解释“连……都/也……”句式的语用功能,“连……都/也……”在不少情况下,确实跟追补性推理构式存在共现关系,而且因为“连……都/也……”善于表现特殊的情况,从特殊到一般也是彰显自明性,提高信据力的常用手段,因此跟追补性推理构式的语用功能有一定的契合度。但正如以上语料显示的,解-反预期理论覆盖不到前接小句不那么特殊、后接小句不那么一般的语例。对于追补性推理构式,解-反预期理论只能解释其使用的充分条件,即有之则必然,无之则未必不然,如图2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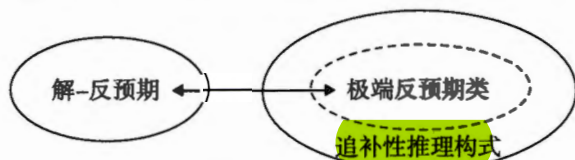


图2 解-反预期解释充分条件

在第一节我们谈到语用量级模型的操作繁琐与理解晦涩,但学界依然乐于使用的原因主要是 Fillmore 等(1988)对于 *let alone* 构式的分析珠玉在前,而较早对追补性推理构式的研究也是基于跟 *let alone* 相对照而展

开的,张滢(2010b)非常清楚地展现出这种对照研究,比如对于句子:

(29) a. He is afraid of firecrackers, *let alone* bombs. b. 他连鞭炮都怕,更不用说炸弹了。

因为“鞭炮”(记作A)与“炸弹”(记作B)存在量级差异(原文译作梯级),简言之就是A比B程度更高,如果XAY(“他怕鞭炮”)成立,根据常理,可以衍推出XBY(“他怕炸弹”)也成立。如果中间还存在过渡的情况,比如“雷声”“枪声”……(记作 j_1, j_2, j_3),横坐标(X,Y)所有

参项共享的成分(“他怕”),箭头表示衍推方向,那么例(29)的量级为图 3a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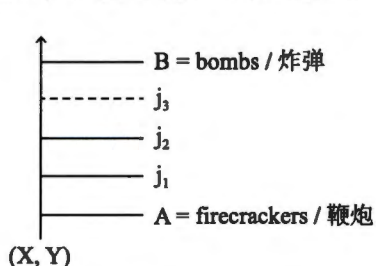


图 3a 例(29)的语用量级(引自张滢,2010b)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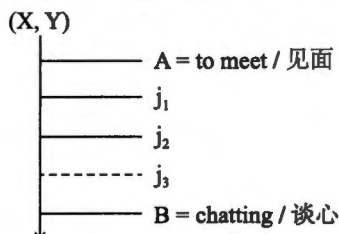


图 3b 例(30)的语用量级(同上)

但值得玩味的是,对于另一句话,衍推的方向需要掉转,原因就在于句子使用了否定,例句为(30),量级为图 3b 所示:

- (30) a. ...CEOs who don't have the time to meet new hires, let alone spend a couple of hours chatting with them.
b. CEO 们连跟新员工见面的时间都没有,更不用说花几个小时跟他们谈心了。

尽管我们对语用量级模型只是进行了简单的介绍,已经可以发现该模型的三个明显问题:

第一, (一) 虽然提供其他对比的可能^⑥,但是中间过渡参项的数量与排序难以清晰给出。因为量级之中任意两过渡参项都可以捉对比较,这两项之间根据模型框架也可设立过渡参项,在理论上数量可以无限。另外在量级排序上说话人只明确了两个项目的排序,但对于过渡参项,比如“雷声”“枪声”哪个应该在量级方向上更靠前,从解释者角度无从确证。

第二, (二) 因为肯定与否定的差异变换量级衍推的方向,可以想见,前后小句的极性不一致在处理操作上的纠结与困难,比如下例:

- (31) 耍玩艺术,必须创新,熟悉、寡味的镜头太多,遑论迈出低谷。(阿房《影视小录像》)

第三, (三) 根据语用量级模型,如果在量级程度上存在差异,那么不同量级之间,可以存在基于语用的推理关系。换句话说,之所以可以推理,是因为存在量级差异。但为什么存在量级差异呢?是因为常理。纵使承认常理的确是解释力的基点,但这充其量只能解释推理成立的合理性,而说话人做这样推理的语用目的,还有追补性推理构式所呈现的否定倾向性与自明性,语用量级模型却无法清楚解释。因此语用量级模型只能解释使用追补性推理构式的必要条件,即有之不必然,无之必不然,如图 4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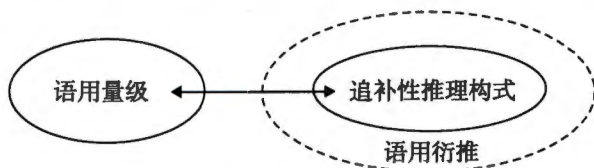


图 4 语用量级解释必要条件

虽然说语用量级的解释范围大于追补性推理构式适用范围,但量级思路本身可以帮助我们把握解-反预期模型与语用量级模型之间预期量的关系^⑦。预期量的序列是:极端反预期>一般反预期>中立预期>常理预期(无

定预期)。语用衍推可以保证任意在左的预期信息都可以推出在右的预期信息。我们可以设

⑥ 匿名审稿专家指出,不宜将过渡项纯粹视为累赘。过渡项的存在显示出不同层级对比的可能性,如例(28)也可以说“他连鞭炮都怕,更别说二踢脚/国庆烟花表演/礼炮了”就是由过渡项保证的。这一点我们深表赞同,所以我们仅认为过渡项在可数性与顺序性上存疑。

⑦ 感谢匿名审稿专家点出此问题,非常具有启发性。

置一个简单的情景,把上述序列可以改写成:出不了门>出不了城>出不了国>出不了太阳系。因为出不了门是非常极端的情况,是极端反预期;而现代人一般都可以出城,出不了城的情况较少但可以设想,所以是一般反预期;出国并不是特别容易,但也未必困难,能不能出国通常无明确的可能性预设,即中立预期;迄今为止没有人能出太阳系,出不了太阳系是常理预期,即上文所述的无定预期。**解-反预期模型生效必须:1)前提是极端反预期;2)推论不是常理预期(无定预期)。**但还是存在覆盖不到的情况:

- (32) a. 他连门都出不了,更别说出城了。 b. 他连门都出不了,更别说出国了。
c. *他连门都出不了,更别说出太阳系了。 d. 他连城都出不了,更别说出国了。

(32a)(32b)是典型的解-反预期。(32c)不成立表明语用衍推的局限:虽然符合量级模型规则,但话语不能成立,因为“出不了太阳系”是常识,无须借推理。(32d)则是解-反预期模型的遗漏,即前提不涉及极端的反预期性,只是可能性较小的反预期事件,推导出一个中立预期事件。**追补性推理构式可以适用,并没有极端反预期的衬托。**可见语用量级模型与解-反预期模型,共享预期量的推理机制,却存在宽窄之别。

因此再来看以无定预期的反意外作为追补性推理构式语用核心的解释力有两个方面的优点。一方面,**把无定预期作为推理的基础**,明确了所谓常识的具体指向,为追补性推理构式的语用主观性操作留下了充足的空间,**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语用量级模型的泛化。**另一方面,把反意外作为语用手段的关键,交代了信据力、自明性这些语用细节的来源,同时也可以进一步说明否定倾向性与必然性推理的关联,因为反意外的正是大概率事件,而必然性就是最大概率,从而不再局限于极端反预期发挥作用,避免解-反预期模型的窄化。基于此,我们相信基于无定预期的反意外表达是使用追补性推理构式的充分必要条件。

5. 结语

本文针对追补性推理构式,着重分析其区别性特征,包括分布偏于极端的成员“何况”“遑论”,发现前者受使用度影响,逐渐变异为不典型成员,而后者整合度高,功能固化,较为典型,典型成员的后接命题有较为明显的否定倾向性。通过“更别说”“更别提”“更不用说”“更不用提”四构式的考察,依次推导说话人的语用逻辑:**展示言域的新情况——新情况是声称命题不言而喻——声称的目的是提高信据力——信据力的提高借助无定预期的合预期——合预期的实现依赖反意外的压制。**经过分析解-反预期模型与语用量级模型,我们认为基于无定预期的反意外是追补性推理构式使用的充要条件。追补性推理构式的构式化路径,构式竞争格局与跨语言构式对比将在后续研究中进一步探索。

参考文献

- 陈满华 2022 《构式视域下的连词“何况”及“何况”句》,《语言教学与研究》第4期。
陈 禹 2018 《作为反意外范畴标记的“还不是”》,《世界汉语教学》第4期。
陈 禹 2021a 《句末“不就X了”构式的形义表现与反意外功能——兼论反意外与意外、解-反预期以及反问之关联》,《世界汉语教学》第1期。
陈 禹 2021b 《反意外:表轻转“只不过”的语用本质与演化动力》,《汉语学报》第2期。
陈 禹 2021c 《自明性:“毕竟”语义诠释的本质机制》,《语言研究集刊》(第二十八辑),上海辞书出版社。
陈 禹 陈 晨 2022 《个体预期的反意外与无意外:基于构式竞争的视角》,《当代修辞学》第5期。
陈振宇 2020 《逻辑、概率与地图分析》,复旦大学出版社。

- 方 梅 2005 《篇章语法与汉语篇章语法研究》,《中国社会科学》第 6 期。
- 李宗江 2014 《连词“何况”和“岂况”是怎样形成的?》,《汉语学报》第 2 期。
- 陆方喆 李晓琪 2013 《“何况”的主观性表达功能——兼析与“况且”的区别》,《汉语学习》第 6 期。
- 吕叔湘(主编) 1999 《现代汉语八百词》,商务印书馆。
- 强星娜 2020 《无定预期、特定预期与反预期情状的多维度考察——以“竟然”“偏偏”等为例》,《中国语文》第 6 期。
- 石 飞 2019 《言者事理立场表达:“再怎么”说”的信据性》,《世界汉语教学》第 2 期。
- 完 权 2018 《信据力:“呢”的交互主观性》,《语言科学》第 1 期。
- 肖任飞 张 芳 2014 《熟语化的“(更)不用说”及相关用法》,《语言研究》第 1 期。
- 肖治野 沈家煊 2009 《“了₂”的行、知、言三域》,《中国语文》第 6 期。
- 袁毓林 2012 《汉语句子的焦点结构和语义解释》,商务印书馆。
- 张伯江 2021 《复杂句式的扁平化——纪念朱德熙先生百年诞辰》,《中国语文》第 1 期。
- 张 滢 2010a 《“X(连)A 都/也 Y,更不用说/别说 B”框架下的“连”字结构语义-句法界面研究——反观汉语句法类型与语义类型的联系》,《外语教学》第 2 期。
- 张 滢 2010b 《构式“XAY let alone B”与“X(连)A 都/也 Y,更不用说/别说 B”的语义-句法界面研究——基于“交互主观性”认知观》,《中国外语》第 1 期。
- 赵 瑾 2016 《降格否定“遑论”的分布特征、表义功能及连词化历程——兼论“遑论”与“不论”的异同》,《励耘语言学刊》第 2 期。
- 周 莉 2017 《后分句引导语“别说”与“何况、况且、而且”》,《语言教学与研究》第 2 期。
- Cappelle, Bert, Edwige Dugas and Vera Tobin 2015 An afterthought on *let alone*. *Journal of Pragmatics* 80: 70-85.
- Fillmore, Charles J., Paul Kay and Mary Catherine O'Connor 1988 Regularity and idiomaticity: The case of *let alone*. *Language* 64(3): 501-538.
- Israel, Michael 2001 Minimizers, maximizers and the rhetoric of scalar reasoning. *Journal of Semantics* 18(4): 297-331.
- Neels, Jakob 2020 Lifespan change in grammaticalisation as frequency-sensitive automation: William Faulkner and the *let alone* construction. *Cognitive Linguistics* 31(2): 339-365.
- Toosarvandani, Maziar 2009 The relevance of focus: The case of *let alone* reopened. In María Biezma and Jesse Harri (eds.), *UMOP 39: Papers in pragmatics*, 105-123. Amherst, MA: GLSA.
- Traugott, Elizabeth C. 1995 Subjectification in grammaticalisation. In Dieter Stein and Susan Wright (eds.), *Subjectivity and Subjectivisation: Linguistic Perspectives*, 31-54.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Traugott, Elizabeth C. and Graeme Trousdale 2013 *Constructionalization and Constructional Change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Traugott, Elizabeth C. and Richard B. Dasher 2001 *Regularity in Semantic Chang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Verhagen, Aric 2005 *Constructions of Intersubjectivity: Discourse, Syntax, and Cognition*. Oxford: Oxford Press.
- 陈 禹 武汉 华中科技大学人文学院/国家语言文字推广基地 hkchenyu@hust.edu.cn;
陈甜歌 三亚 政协三亚市崖州区委员会办公室 ctg0820@163.com

Goldberg, Adele E. 2019 *Explain Me This: Creativity, Competition, and the Partial Productivity of Construction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